

红瘦

唐敏·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I204.2
1295

红瘦

唐敏·著

893710



女子学院 0075106

文化艺术出版社

红 瘦

唐 敏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卫顺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8.00 字数 430,000 插页 2

1997年9月北京第1版 199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39-1649-4/I·716

定 价:26.00 元



作者简介

唐敏：1954年8月出生于中国上海，1959年随父母迁居福州。曾当过知青，后到福建省图书馆任管理员。197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曾多次获得国内外文学奖，1990年因小说《太姥山妖氛》入狱。近年来著作不断，《走向和平》、《圣殿》等作品一再轰动文坛。

● 如梦令 ●

昨夜雨疏风骤

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

却道海棠依旧

知否 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李清照



内容简介

一个优雅的女人，一个婉约的女人，带着她华美、伤感又真情的宋词，穿越历史的硝烟岁月的风雨，向我们款款走来；以她的丰富情怀、颠沛人生和痛苦婚姻，向我们凄美微笑。李清照，这个“婉约词”的花之魁首，这个“易安体”的创始之人，居然给中国和世界留下了那么多秘密：她怀孕了吗？她改嫁了吗？她和大奸臣秦桧什么关系？她的文集为啥失传？她为什么坐牢？千古之谜包含了一位古代才女的复杂隐私，它们终于被一位现代才女破译，赤裸裸展示于书中。唐敏笔下的李清照，的确是全新的、撼人的，悲欣交集的读者们灵肉不能不为之激荡和震动。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青 铜 牛 丛 书



丛书策划：蔡志翔
田雁宁(特邀)
责任编辑：苗 洪
封面设计：黄成兰
电脑制作：李庆电脑工作室

如梦令

昨夜雨疏风骤

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

却道海棠依旧

知否 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李清照



ISBN 7-5039-1649-4



9 787503 916496 >

ISBN7-5039-1649-4/I-716

定价：26.00 元

中华

目 录

第一部 北国篇

第 一 章	玉泉明珠..... (3)
第 二 章	闺情幽悠..... (23)
第 三 章	名动京城..... (43)
第 四 章	花红缴檐..... (74)
第 五 章	挺身救父..... (121)
第 六 章	屏居乡里..... (166)



BAB08/07

第二部 南渡篇

第七章	火烧青州…………… (221)
第八章	夏日绝句…………… (267)
第九章	杞妇悲深…………… (309)
第十章	晚来风急…………… (337)
第十一章	无根之谤…………… (375)
第十二章	暮云合璧…………… (438)
尾 声	落日熔金…………… (500)
附 录	
	词论…………… (565)
	金石录后序…………… (567)

第 一 部

北 国 篇

● 第一章 ●

玉泉明珠

大宋朝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从汴京城出来的差官，带着兵丁，在夏日的骄阳之下，策马直奔湖州衙门而来。

他们奉朝廷之命，前来逮捕大学士苏东坡。

其实，神宗皇帝也没下什么特别严厉的命令，但是命令到了捉拿苏东坡的差役手中，便气势汹汹，如狼似虎，简直像是要拿住苏学士当场问斩了。

大热的天，苏学士正便衣小帽地和一群朋友在后院的书房里摇着扇子聊天。苏东坡怕热，又性喜开阔，他把书房设在州衙的一个偏殿里，靠着前后大开的殿门，穿堂风从前后院的高大树木中吹过，殿内凉意森森，阳光照在

地上也是绿荫荫的。

苏东坡的朋友们或者烹茶传饮，或者对弈窗前，或者在覆射，赌个小东道。

苏公侧卧小榻，正眯着眼养神，听朋友们在为昨晚的小赌局争吵。这时衙门的管事满头大汗地跑进来，浑身发疟疾似地抖着，两腿一软就跪倒在苏公面前，凄惨地叫道：“大人，坏事啦！朝、朝、朝廷降旨，要抓、抓大人您啦！”

苏东坡一下子跳起来，问道：

“这话从何说起呢？”

“小的不、不明白，从京里下来的差役，满、满院子都是，领头的差官口口声声叫着大人您的名字，要您马上出去。”

苏东坡目瞪口呆，一介文人，何曾有什么大罪，要弄到如此地步？不觉已是一身大汗，再问道：

“有何罪名吗？”

“小的问了，他们说要大人您自己出去就知晓了。”

苏东坡一看自己身上的衣服，怎能面见京城来的官员呢？连忙叫管家去拿官服出来。又一想，已经是罪人了，穿官服怕是不合适了，又问朋友的意见。

堂上的人已经溜去大半，还有些是苏东坡的挚友，不便马上离去。见到苏东坡一副慌乱的样子，不觉为他可怜，一代大文豪，到这时也是待宰的猪羊一般。于是有人说：“既然不知罪名，还是穿官服为好。”

苏东坡也只有依从的份，换上官服。这才看到留在厅堂里的，已是寥寥可数的几位朋友了。他悲哀地对他们挥挥手说：“你们也不必在此了，趁早从后门走了吧。”

他又转身对管家说：“我此去必定凶多吉少。你快禀告夫人，要她立刻收拾些值钱的东西，回我老家去。”

再一想，大祸临头，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了。长叹一声，就到公堂上去了。

苏东坡刚上堂，就听一片喝威之声，把他吓得满头的汗珠。

还未看清差官的脸面，就被一班差役围着，除去了官服、官帽，用大条的麻绳，捆猪绑羊似地拴上，押到差官面前跪下。

他听见一个年轻骄横的声音在头顶上说：“苏轼，你知罪吗？”

“下官实在不知。”

“你平日目中无人，以为会写几句歪诗就了不起了吗？如今是皇上降旨要抓你，我看你也照样是个稀松的软蛋嘛。”

苏东坡此时也只能凭人讥笑了。他说：“我得罪了朝廷，死罪难免。求大人开恩，容我与家眷道别。”

“哼，我是想容你的，可惜王法不容！来人，押犯官苏轼上路，不得有误。”

于是大文豪苏东坡被人从地上拎起，推出了衙门。

这时，一片大哭小叫的声音从背后扑来，苏东坡的家小哭天抢地的围了上来。凶狠的差役们立刻拔刀出鞘，把家眷拦开，这边使劲地驱赶苏东坡上路。

湖州的百姓已经听说朝廷派人来抓苏大人上京问案，看来这次是有去无回的样子了。看到平日儒雅庄重的苏大人现在是蓬头跣足、像粽子似地拿绳子捆着，一副斯文扫地的模样，想到苏大人的德政，赶来送行的人群沿街一路地跪下去，用无言的泪水送别苏大人。

苏东坡早就泪流满面。他没想到湖州的百姓这样重情，虽然绳捆索绑，双臂疼痛难当，老百姓的盛情还是给了他极大的安慰。

顿时，整个湖州城都陷在了泪雨中。

这些感人的场面使得朝廷差官大失面子，原先以为湖州的百姓会沿街看热闹，拍手称快的，没想到苏东坡居然这样能收买民心，让朝廷的威风灭尽。于是这骄横不堪的差官回到京城又加了苏东坡好几条罪名。

是年，苏东坡四十四岁。

.....

这消息随着从京城发来的牒文，送到了山东郓州衙门。

郓州教授李格非一看朝报，果然证实了民间的传闻，堂堂一代大文豪苏东坡真的被押解上京受审，陷于“乌台诗案”中。

那日，郡守退堂后，李格非见堂上无人，拿过朝报，问正在收拾笔墨的刘师爷：

“朝报上并没有说明苏公到底是什么罪名，苏公为人坦荡，向来不是结党营私的人。太皇太后最欣赏他的文才，当今皇上是个孝子，要是太皇太后问起来，皇上怎么说呢？”

刘师爷四下看看没人，小声说：“我看这上面列举的罪名也牵强附会得很，你看这，苏公守杭州时，观看钱塘江大潮，有诗曰：‘吴儿生长挟涛渊’，居然被说成是攻击皇上兴修水利！这不是太过荒唐些了吗？”

李格非很气愤地说：“没想到几个无德无才的文痞，把苏公告到朝廷，还真把他告进大牢了。皇上怎么就不分个青红皂白呢？”

刘师爷连忙掩住李格非的嘴：“这话可千万不能乱说啊！听说苏公这次弄不好就会杀头的，你要是出言不慎，也要掉脑袋的啊。”

李格非望着大堂之外晴朗的天空，内心却一片黑暗，他说：“王安石大人的心胸也太狭窄了，要说苏公有什么罪名，无非是文名太盛，高过了王大人呗。若是没有苏公，王大人称得上是独

步文坛了。偏苏公与王大人的政见相左，各不相让，这帮趋势附炎的小人就出来打击苏公……”

刘师爷的脸色都变了，连忙收拾东西走开，他对李格非说：“今儿的话，就当我们什么也没说，你还年轻，不识世事险恶啊。苏公有今日之灾，也是不谙世事所致啊。”

他走到后堂侧门，又回头说：“苏辙说他兄长‘东坡何罪，独以名高’，这话也确实不错啊。我等无名小卒，不宜多言此事，咱们这么个小衙门，不照样也是溜须拍马的小人得志嘛。”

李格非独自在空荡荡的大堂里呆立了半晌。他从心底看不起刘师爷这样谨小慎微的人，但也不得不承认人家说的也尽是实话。以自己来说吧，出身寒门，又不走门路，虽然进士出身，不也是给派到了小小的郢州，仅仅做了个微不足道的教授吗？

他认为王安石大人的新法，从理论上讲是非常好的，但是实行下来反而遭到天下民怨，多半是由于王大人缺少在最基层衙门效力之经验所致。加上神宗皇帝宽厚仁慈，政权都交给所信赖的重臣，王大人心胸又狭隘，听不得反对的意见，明知新法弊病丛生，还是固执地推行到底。

正当李格非为苏东坡大抱不平之际，苏东坡在押解赴京途中，曾两次打算跳水自杀未成。太湖和长江到底没有吞没一代大才子的荣幸。

两年以后，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山东诸城进士赵挺之生下第三个儿子赵明诚。这个男孩后来成为李格非长女李清照的夫婿。建炎三年（1129年），赵明诚作为北宋最后败退前的湖州知府，在第二次赴任湖州的途中死在了金陵城。那时，苏东坡已经去世二十八年，他没看到大宋朝的悲惨命运，实在是幸运的事。

李格非绕过衙门的外墙，独自走回他在衙门后街的小寓所

时，刘师爷又追了上来，对李格非说：“郡守大人有请，快去吧，在城西的望春园酒楼里。”

李格非眉头一皱，他知道郡守大人又要他去和城里那帮毫无修养和知识的所谓文人交谈古代经学方面的问题。说实在的，朝廷取才并不重视古文的修养，有几句新巧的诗文就可换取功名，李格非很看不惯这种轻靡之风。要他和那些根本不通古文精义的酒囊饭袋谈中华礼学的博大精深，无非是对牛弹琴。他对刘师爷说：“我饿得很，连饭还没吃呢，不去了。”

“瞧你，望春园的酒席刚开始，管够你吃个痛快的。要是我有你的一半学问，得郡守大人这样抬举，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李格非深深叹了口气，转身往望春园赶去。

又是一次很无聊的应酬。

李格非说已经吃过午饭，郡守大人心宽体胖，一副老好人的样子，把李格非拉在身边，对他的学问大加赞赏。周围那帮人看到郡守器重李格非，自然也跟着附合，把李格非说成是郢城的文曲星。有个糊涂的冬烘先生，也不懂装懂地在年轻的李格非面前大谈礼学，郡守笑着说：“我尚且不敢在文叔面前开口，你好大的胆子，来，每人罚他一杯。”

于是，一帮子人都拿那老冬烘开心，把他灌得东倒西歪。

李格非静静地坐在一旁，看着乱哄哄的场面不做声。

李格非对郡守还是尊敬有加的。他是深谙礼学之道的人，恪守礼节是起码的教养。再说这郡守人虽无能，但还不是奸诈之辈，过分地捞钱也不敢，不捞也做不到。在衙门里弄了几个包揽讼事的帮闲，原告被告通吃，最后来个两面讨好，自己落下银子是实惠的。不过他对李格非倒是一向尊敬的，拿他当作门面来炫耀。

李格非饿着肚子，看着满桌子的菜肴，以及那些吃得满嘴